

春申風雲(一)

萬墨林

辛亥上海光復見聞錄

人心浮動精神亢奮

辛亥革命，我才十歲，在上海十六鋪一家小銅匠店裏當學徒，陰曆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復的那一天，天氣特別的悶熱，這便是上海人習稱的秋老虎。有時候碰到秋老虎的天氣，比三伏溽暑更加令人難耐。因此，在那天晚上，我在小小鴿子籠似的房間裏，熱得實在受不了，就蹣手蹣腳的更上層樓，乾脆到晒台上去睡。

上海舊式建築，在街巷之中，大都是二層樓木造房屋，由於地少人多，寸土寸金，房屋建造格局小，屋與屋、房與房間的空隙少得可憐，晾衣服就成了大問題，於是家家戶戶，都在屋頂上加蓋一層晒台。這種晒台非常之簡陋，多半是鋪一層薄薄的木板，支幾根木架，四週圍以一圈聊勝於無的護欄，大人睡在上面，往往有滾下來抑或壓垮了的危險。

時在中秋節後的一個明月將圓未圓夜，萬里無雲，晴朗的夜空像鋪開一疋無邊無際的寶藍錦

緞，鑲嵌着一輪奇大無比橙黃色的月亮，時至六十四年後的今日，我仍能清晰的記得那似真似幻，美麗如圖畫的夜景。十六鋪繁華蠶雜的夜市正在熱鬧時分，閃閃亮亮繁星般的燈火，全在我的身邊。

就當年住在上海的人們而言，自陰曆八月十九武昌首義，三鎮光復，以至九月十三上海革命黨人發難，揮師攻打高昌廟上海製造局，在那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裏，用人心浮動，精神亢奮八個字應該是比較貼切的形容。人人都知道大局勢將發生劇變，每天從早到晚都有驚人的消息在迅速的散佈，上海一向是革命的搖籃，在上海租界裏外有數不清的革命機關和宣揚革命的報刊，許多多次的革命起義都是以上海作司令台和樞紐點，然而，這一次最大的革命浪潮，却是從遙遠的武昌發軔，然後才傳到上海來的。

在那個睡晒台之夜，當年還是個小孩子的我，內心中便已有着相當的激動與興奮，因為我已經朦朦懂懂的參加過革命行動，其實當時我根本

就不知道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天晚上，也是個秋老虎的天氣，我和一位同舖學生意的小朋友在江濱乘涼。有一個新派學生模樣的青年，塞給我們一捲石印的傳單，低聲的吩咐我們說：

「見人就送一張，看到警察，要藏起來，不能給他們抓到！」

當時我們只覺得神祕、緊張而有趣，便遵照他的吩咐這麼做了，把傳單分送完，自己還留了一張，回到我們老關的家裏一個字一個字的認。由於我們識字有限，認來認去認不出傳單上面印的是什麼。事隔若干年，又看見了這種經人珍藏的「革命文獻」，方知那是在傳播武昌革命起義成功的消息，還有幾句標語，勉勵上海市民：「竭力勸助，有勇從戎，有智獻策，有錢助餉，多購軍用券，資助革命軍餉」。

事實上，革命報刊，革命同志，所表現的響應武昌首義之言論與舉措，遠比上列傳單所籲請的「有勇從戎，有智獻策，有錢助餉」更熱烈，更積極，在上海法租界三第閣橋南五十四號公開



黃浦灘上的中綢英雄，辛亥上海光復時的女國民軍。

印刷發行，到處都有得賣的民立報（由于右任先生所主辦），在武昌首義後第三天便發表了于右老執筆的犀利短評，題目是怵目驚心的「長江上游之血水」，中有警句云：

「噫！革命黨者，萬惡政府下之產兒。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亂而不可得，何也，製造革命黨也。天乎，天乎！誰為禍首，使天下糜爛至此，政府尚不自罪？」

槍聲一響滾下晒台

兩天後，黎元洪出任鄂軍政府都督的消息傳到上海，民立報上又刊出了題為「黎元洪」的六十字短評，當年幾於人人會背，人人在唱，而人聽了莫不作會心的微笑。這六十字的短評是：

「中國歷史上有數『洪』字，皆有奇聞：其一為朱洪武，其二為洪秀全，其三非黎元洪乎？或曰：『洪從共』，共和政體。噫！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吾請看此最後之『洪』！」

一連幾天，每到夕陽西下，傍晚時分，三不管地帶的十六舖一帶，必定有成羣結隊的新學生出現，他們昂首闊步，不懼不怯，高聲的唱歌，喊口號，公開鼓舞上海市民起義，光復滬濱。即使警察看到，也視若無睹，望望然而去。這些年青的學生，大都只有十三四歲，看我們眼裏，就無異是英雄人物。

上海起義，時在九月十三晚間，革命同志兵分兩路攻打江南製造局，也就是我忙裏偷閑，躺在搖搖欲墜的晒台上，一面乘涼，一面睡大覺的時候。如今記得當時我已經沉沉的睡着了，驟然

之間，被一陣驚天動地的槍炮之聲吓醒。起先我還以為是附近店舖人家在放砲仗，然而，緊接着又聽到大街上步履雜沓，人聲鼎沸，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拉開嗓門在喊：

「打起來了，打起來了！」
「革命軍在打製造局啦！」

由此一驚，赫然清醒，心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從而想起這幾天以來老閻和老閻娘的一再叮嚀：「勿要亂跑，那天真打起仗來，那槍彈、炸彈是不長眼睛的，撞上了就死。」當時不覺簌簌的抖了起來，偶一抬眼，又看到不遠處的黝黯空隙，槍彈曳空而過，劃出耀眼的孤光，當時的這一駭怕，真是非同小可。霍的爬起身來直奔樓下，一個心慌，一腳踏空，劈裏啪啦的從晒台上直滾下去，不但把老閻、老閻娘吓了一大跳，身上還跌傷了好幾處，油皮擦破，鮮血直冒，——這便是辛亥革命，上海首義，我的全部經歷。

國父孫中山先生暢論辛亥革命諸戰役，曾經彰明昭著的說過：

「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者尤多也。」

由此可知，當年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固然肇其端，倘若沒有陳英士先烈攘臂一呼，光復上海，漢口失而上海得，漢陽陷而南京克，大革命之役之是否能夠順利成功，中華民國之是否可以提前成立，依然還是大有問題的。上海光復之役不

但爲革命成功奠定基礎，抑且爲各省起義鋪好勝利之路。這是推翻五千年專制政治，顛覆滿清，建立民國的一大關鍵。予生也晚，未克躬與斯役，祇不過夜半聞警吓得摔了一大跤，如斯而已。

不過，上海光復之役主其事者諸君子，除陳英士先生民五遇刺，我不及瞻仰風采，面獲教益之外。如張靜江（人傑）、于右任、李平書、李徵五、王一亭（震）、鈕惕生（永建）、虞洽卿（和德）、楊嘯天（虎）、朱葆三、沈縵雲、葉惠鈞等等諸先生，在我稍後從杜月笙先生遊時，莫不親聞罄歎，時相往還。但凡我有所請教，諸先生都樂於詳答，因此從他們的平時敘述，追憶往事中，使我獲得了不少當年的真情實況，內幕秘笈。在在都是極珍貴的開國史料，而且時至今日爲止，仍舊鮮少爲人所道及。所以，在我着手撰寫「春申風雲」的第一章，即願將此信而有徵，

難能可貴的上海光復見聞和盤托出，以饗中外讀者，同時也希望有心之士自其中採擷，參考若干頗有價值的史料。

上海道台魂飛天外

黃浦灘光怪陸離，波濤詭祕，然而，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上海光復，都是震古爍今，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所謂推翻五千年專制政局，開創民國億萬年立國新基，這也是我以上海光復列爲篇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般說來，由於上海革命黨人，和嚮往推翻滿清與建立民國的上海人，革命熱情如怒潮澎湃，一發不可收拾，形成了一股沛然莫可禦京的正氣，因而使得時在上海的清吏清兵，爲之驚魂魄魄，氣爲之奪。這就是所謂的先聲奪人，同時也是上海義旗一揭即告成功的主要因素。辛亥那年，清廷派在上海的重要官



領導上海起義的革命先烈陳英士讀書圖，攝於民國元年。

吏有江海關道劉襄孫、巡警道汪瑞閩、上海縣知縣寶子貞。握有實力的則爲淞滬巡防營統領梁敦彥（清廷駐英公使梁敦彥之堂弟），他部下有清兵三營約二千人，此外則爲閩北、南市的警察約一千名，駐吳淞。黎天才部濟字三營約共數百人（是岑春煊準備入川接任川督時用的私人衛隊），再則就剩下

高昌廟江南製造局裏，清一色安徽合肥人的淮軍李鴻章系看家衛隊了。

陰曆九月初六，以「江南公民」名義印發的上海通衢鬧市普遍出現。上海江海關道是清吏中的第一肥缺，時任江海關道的劉襄孫一向昏聩頑頂，貪贓枉法，是個出了名的大貪官。那一天他也接到了一份文告副本，文告中嚴詞警告的說：「公等皆漢人，適當江南之重任。……公

等如能默察天心，靜觀人事，響應革命，則江南安。如懷疑莫決，欲敵革命軍而力有不濟，欲背棄滿政府而意有難決，一朝變起，終必集矢於公等！……」

除了這一封義正詞嚴的文告以外，革命黨人還給劉襄孫下了一道「哀的美敦書」，上面寫着寥寥數語：

「限即日讓出道尹公署，否則，大軍到日，難免齋粉，莫謂言之不預。」

實則，當時革命「大軍」尙在分頭策劃，籌組之中，還不知道在那裏呢？可是這位大貪官劉襄孫一看便吓得魂飛天外，他恪遵革命黨人的命令，甘心拋掉那頂二品烏紗帽、藍寶石頂戴，攜帶眷小家人，江海關道印信，當天便逃到英租界戈登路一號自宅去了。

劉襄孫一逃，上海的滿清官吏愈加人心惶惶，岌岌不可終日了，清廷倚爲長城，手握重兵三營二千人的統領梁敦彥，他是廣東人，公館設在閩北四川路。前審計部長湖北籍已故國大代表同事好友張承樞先生當時還是上海中國公學的一名學

生，他也是率眾起義的革命黨人之一。爲了排除革命障礙，曾經在九月初七下午冒着生命危險親往謁見，曉以利害，請梁敦綽勿爲革命黨之敵。梁敦綽居然親自接談，故表籠絡。所以當九月十三上海起義攻打製造局的前一天，張承樞先生自告奮勇再去求見梁敦綽逼他表示態度。據張承樞先生回憶，那一天晚上他剛到梁宅門口，就遇見梁敦綽乘坐包車（黃包車，即人力車）自外回家，他一眼瞥見張先生，便主動邀他入宅在客廳落坐，開門見山的說：

「這幾天革命消息更多了，海軍已從漢口退到九江，而九江竟然也扯起了白旗。」

張先生當時審慎的反問他一句道：



經虞洽卿力勸反正，由滿清巡撫一變而為民國江蘇都督的程德全。

「上海將來會不會有大變亂？」

梁敦綽的回答則是：

「很難說啊。」

至此，張承樞方才直接攤牌的問他：

「假如他們革命黨要在上海起事，統領將會有什麼舉動吧？」

梁敦綽當然聽得出張承樞的話裏有話，他便反問張承樞道：

「張先生，你跟革命黨究竟有多深的關係，爲什麼要我作這樣的表示呢？」

張承樞唯恐梁敦綽在誘他表明身份，說不定會對他有不利之舉。因此他閃避的道：

「我與革命黨並無絲毫關係，我一再來請統領有所指示，完全是爲了唯恐地方糜爛，同時也是爲統領本身的安全着想。」

滿清公使民軍

外交

那裏想到，梁敦綽正急於和革命黨人搭線，企圖保全他的身家性命呢。張承樞巧妙閃避，他便單刀直入，再逼張承樞表明立場的說：

「我想你一定是跟革命黨

有關係。要不然，你怎麼會大

胆來此向我問話？」

萬一承認了自己是革命黨

，梁敦綽一旦變起臉來，那是性命交關的，張承樞不得不虛與委蛇的回答他道：

「我是一個血性青年，確實不是革命黨人，更與革命黨毫無關係。不過我親眼目擊革命黨人不怕死，純粹是爲了國家民族，由此使我起了同情之感，這才敢來請教統領的。」

正面攻堅不成，梁敦綽便兜個圈子再問：

「張先生，你看上海將會怎麼樣？」

恆怯之情，表露無遺，張承樞便對症下藥，對梁敦綽虛聲恫嚇，危言聳聽的道：

「我看上海的局勢危險得很啊，恐怕大難將至，無從避免。」

梁敦綽果然墜入彀中，神色倉皇的問道：

「彼此都是漢人，總該有個可以免禍的法子吧。」

梁敦綽的內心疑懼表露無遺，張承樞摸清楚了他的意向，認爲無需再隱瞞身份了。他向梁敦綽率直無隱的說：

「實不相瞞，日前我謁見統領以後，回到民立報館，將所談內容告訴革命黨人中的主事者，他們都笑我蠢，問我爲什麼不大胆請問統領，究竟是贊成革命呢？還是反對革命？所以我今天來是請統領更進一步的作明白表示，以免雙方誤會，發生衝突，而至生靈塗炭。」

這便是上海清軍與革命黨，友乎？敵乎？的最緊要關頭了，也是上海起義成敗關鍵之所繫。梁敦綽畢竟是個老官僚，臨到重大關節反倒鎮定下來，他繞室踱躑，經過深思慮以後，方始轉彎抹角的回答：

「今天我方始接獲家兄梁敦彥從倫敦使館拍來的電報，其中有識時務者為俊傑這麼一句話。」張承樞大喜過望，因為梁敦彥等於已經作了

明白的表示，他將棄暗投明，說不定還會率領兩千清兵一道加入革命陣營，但當他霍然起立，雙手直搓，面露喜色的說：

「那好極了！」

梁敦彥却又臉色陡變，板起了面孔，作起武夫狀，信然的說道：

「不過，他們革命黨要是來找我的麻煩，那我就非要他們的性命不可。如果他們不跟我搗亂，而去惹別人或是別處的話，那我就以不管！」

面目縱然猙獰，原則却仍未變，而且很顯然的，梁敦彥是色厲內荏，語氣硬裏透軟。這一件重大交涉，張承樞已經辦成功了，他喜孜孜的站起身來說道：

「統領光明磊落，革命黨人絕對不會對統領有所不利。祇不過，為免除來日不必要的誤會起見，我可否將統領的意思，轉達革命黨人？」

臨到談判決定性的一刹那了，梁敦彥簡短的回答道：

「聽你，反正我不在乎！」

張承樞說：上海起義最重大的障礙就此消除，他簡直興奮極了，他一路狂奔，直赴革命黨起義機關民立報館，衝上樓梯方及其半，恰好與陝西同志同學劉伯泉、周錫三劈面相逢，劉伯泉一見他便說：

「好消息！上海決計可以動得手了。清廷前駐美公使伍廷芳，已經答應出來辦理外交。」

張承樞雀躍三尺，上得樓去，不一會兒于右任也到了，張承樞便將他和梁敦彥交涉的經過報告一遍，然後再開于右任道：

「聽說伍廷芳先生已經應允出來辦理外交，這個消息確不確實？」

于右任連連點頭的說：

「確實，確實，伍先生確實已經答應了。」

巡察局長嚇得癱倒

同志們都在歡欣鼓舞，躍躍欲試。于右任却在催促張承樞道：

「梁敦彥那邊的事，關係重大，我們最好再送一封正式函件給他，以免他怕口說無憑，產生疑忌。而且這事還得打鐵趁熱，趕緊去辦。」

張承樞深然其說，當下便推由陳英士（其美）、曾孟鳴、劉伯泉等同志召開小組會議，妥商進行步驟。即席決定用中部同盟會的名義，正式致函梁敦彥，這一份開國重要文獻略云：

「我革命黨人將於數日內在滬發難，響應武昌首義。頃聞張君承樞見告，執事無意與革命黨人為仇，將來尚可為友。大漢將興，滿奴當滅，應天順人，請共攜手，為國珍重，伏祈明示！」

這一封重要函件係由張承樞、曾孟鳴聯袂送往梁敦彥寓，當面遞交梁敦彥。梁敦彥接見張曾二人，態度益為親切，雙方見禮過後，由張承樞將函件遞到梁敦彥手上，告訴他說：

「上海風雲益急，早晚恐有事變，現在伍廷芳公使也願意出來担任外交了，起義必可成功。現有上海革命同志致統領函一件，當面奉上，請



民國前一年亦即辛亥年在上海辦民立報的于右任先生（前排左起第二人）與留日志士在東京合影。

統領裁奪示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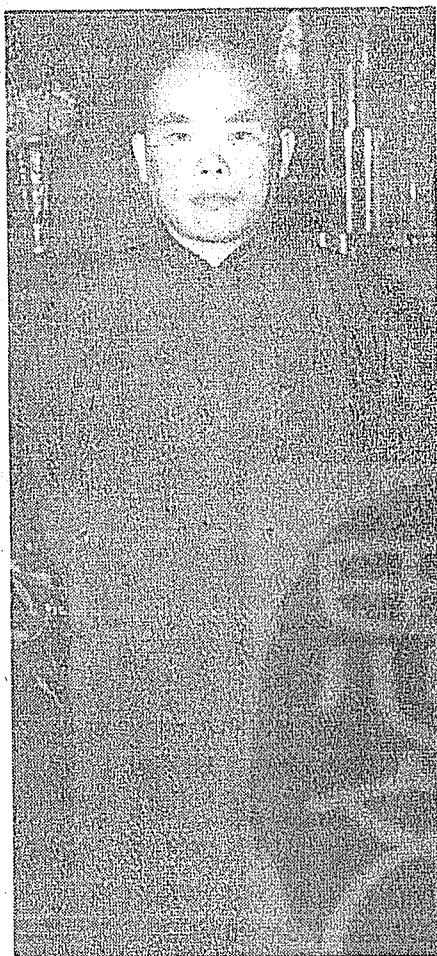
梁敦綽接過信去，很快的看過一遍，臉上立即出現愉悅的笑容，他以譎然可親的神態答道：

「我已經跟張先生有言在先，此刻何必又來問我？我不便回信，就請兩位先生轉達，黨人在上海發難，請勿侵犯我的營地。我們暫且河水不犯井水，等列位成功以後，我們再來共圖攜手吧。」

曾孟鳴認為這個答覆已能令人滿意，不過他還有另一層顧慮，當下也就毫不遲疑的提了出來，他說：

「統領的意思，我們已完全明白，而且甚為感激。但是，我們至今還不曉得統領部下三營官兵的態度如何，他們是否將與統領採取一致行動？」

梁敦綽坦率的回答他說：



本文作者早年在上海留影。

「前天我就和各營的隊長（今之連長）交換過意見了，大家一致決定，照此辦理。」

任務圓滿達成，張承樞、曾孟鳴二人，歡天喜地的告辭離去。

在梁敦綽的三營巡防營之外，清廷在上海第二支較強大的兵力，便是閩北、南市兩處巡察局，一共有一千名左右的巡警。但是，兩處巡察局中已有不少革命黨人潛伏，巡邏隊兼預防隊管帶湖南人陳漢欽即為其中之巨擘。閩北南市兩巡察局的總局設在閩北巡察局內，閩北巡察局長姚捷勛，儼然是總局長的身份。九月十三日上午，閩北、南市各區警官，紛紛集中總局，爭謂各區巡警均將有變，要求總局長姚捷勛拿出辦法來。姚捷勛胆怯了，他請馬隊隊長陳某單獨入室報告，這位陳隊官恰巧便是革命黨人，他一進總局長室，便向姚捷勛說：

「現

在全國各省都在響應民軍了，滿清帝國大勢已去，自古有言識時務者方為俊傑，我們巡警究將為何？請總局長

定奪。」

陳隊官明裏是說請總局長做主，然而，姚捷勛心中明白，這位陳隊官是在要挾他參加革命，姚捷勛猶欲效忠滿清，做清廷之走狗，他堅持不肯答應。陳隊官一心急，拔出手槍來便往天花板上轟，這是巡察局中革命同志事前約定的暗號。陳隊官在總局長室裏開了火，等在外面的警官立即響應，爭先恐後拔槍朝天發射，一時槍聲大作，密集如雨，吓得姚捷勛從椅子裏直跳起來，往後門口跑。

姚捷勛人還不會跑到後門口，槍聲密集，夾着巡警同志的齊聲怒吼，把個養尊處優，少見陣仗的滿清警察總局長，嚇得兩條腿簌簌的抖，越是駭的慌慌急急，越是提不起腿來邁不開脚步，他簡直癱在地面上了。虧好他還有一些親信爪牙，五六個人直奔過去，把他架起來逃出了巡察總局。

黎天才自稱中立派

總局長落荒而走，逃得不知去向。巡警中的革命黨人為了示威，便在總局裏縱起火來，一時火光熊熊，烈焰騰霄，造成了一場混亂。拘留所裏的囚犯趁機越獄，合力推倒了牢門，一擁而出，四散奔逃。總局裏的警官警士則按照原定計劃，得手後便紛紛往大門口集合，他們自動扯掉了肩章，換上革命的標幟——臂纏一道白布。再把大火撲滅，在旗竿上升起一面白旗，上書光復二字，上海千餘巡警宣告反正了。反正後的上海巡警，一致公推陳漢欽為臨時總指揮，陳漢欽率領巡警投入陳英士的麾下，他曾一度出任滬軍參謀，其後滬軍成立兩個師，陳氏即轉任旅長，頗著功勳。十三日晚間八時起，巡警照常站崗，上海舊

城各門大開，城裏城外大小商店如常營業，十六鋪街頭依舊摩肩接踵，行人如織。我在臨睡之前，曾經和小朋友特地去逛一趙街，所見的情景是人人面露喜色，真有如過年過節時一般的熱鬧。

我們又曾親眼目睹站崗巡警改裝易服，從滿清巡警一變而為民國警察，改裝易服的過程簡單明瞭，——由一位巡警手捧一堆白布臂章，從小東門大街，經新北門直到老北門一帶，沿途遇見崗警，便招呼手叫他過去，替他把滿清巡警的肩章扯掉，再給他左臂圍上白布臂章一道，雙方笑着點點頭，儀式便告完成。上海清軍的第三支力量是黎天才所部，號稱三個營，其實人數不滿一千，駐在吳淞。本來這一支清軍是撥給岑春煊充作衛隊用的，當川人爭路風潮在成都一帶如火如荼的展開，清廷急圖收拾糜爛局面，派一位四川人較有好感的岑春煊重任四川總督，岑氏原擬自上海西行入川，詎料受到端方等人的阻撓，遲遲未能西上，他這支衛隊也就暫且留在上海。

黎天才的清軍濟字營由革命同志湖南人黃漢湘負責運動，但却由於黎天才堅守「中立」，拒絕與革命黨人相往來，由而不得其門而入。黃漢湘雖然說服了一名督隊官徐占魁贊助革命，可是徐占魁無法左右黎天才，因此直到上海起義發難之前，黎天才這一支清軍猶仍態度不明，幸虧黃漢湘急中生智，募集了一千數百元大洋，派人冒險送入黎天才的營房，按名每人發給兩元大洋加以收買，這近千名清軍果然見錢眼開，歡呼雀躍，指天矢日的說他們決不與革命軍為敵。那一千幾百塊大洋便等於買下了一個吳淞鎮，外加上海起

義的順利成功。湖南人黃漢湘在上海光復一役中確曾立下了不少的功勞，巡警革命首領陳漢欽、吳淞軍警兩界的宋建燦、楊承溥和要塞統領姜文用等等，俱由他一一拉攏，成為上海起義的中堅份子。還有時駐上海的策電軍艦、外海砲艦營艇，獅子林南北兩砲台，巡防營和黎天才的濟字營，全都是由他奔走斡旋而卒免為革命之敵。所以上海光復吳淞獨立，區區一名巡官黃漢湘也因為勞苦功高，而被推為吳淞軍政分府總司令，後來李燮和到步，他方始讓賢。

淞滬巡防營梁敦綽，吳淞濟字營黎天才都和上海巡警千人相繼解決，清廷在黃浦灘、淞滬兩地所剩下來的一支力量，便祇有高昌廟江南製造局的一個衛隊營了。這一個衛隊營兵力只有三百，可是清一色的淮上健兒，淮軍精銳之旅，當時的江南製造局是全國第一大兵工廠，一向為以李鴻章為首的淮軍嫡系所把持。其時製造局的總辦張楚寶，正是李鴻章的外甥。所以這一個製造局衛隊營是絕對無法加以運動的，上海起義領導階層一致認為，勢必要跟他們打一場硬仗。各路清軍運動成功，九月十三日上午，革命軍領導階層在斜橋公園舉行起義前的最末一次會議，陳英士、于右任、楊譜笙、務本女學校校長吳懷九、暨上海名紳，江南製造局提調李平書、商團會長葉惠鈞、暨王一亭、徐棠、沈縵雲、張承樞等一體出席。會中羣情激昂，豪氣干雲，一致決議全上海的革命黨人，無分個人或團體，以及志切匡復之士，一律全體總動員，定當日下午四時，在九畝地上海軍營曠地集合，使用手槍、長槍，以及自製的香烟炸彈，前往攻打高昌廟江南製造局。(未完)

編輯報告

△名教授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秘書長郭驥先生，以其優美的筆調，真摯的感情，寫他的「學生生活的回憶」，郭先生的讀書生活，多彩多姿，是一篇珍貴的最富教育意義的佳作，值得青年朋友一讀再讀，反覆咀嚼。

△本期出刊適值國慶前夕，本誌特隆重推出萬墨林先生的「辛亥上海光復見聞」，上海光復見聞是萬先生為本誌所撰長篇連載「春申風雲」第一章，黃浦灘上的珍聞秘勿，掌故趣談，在萬先生的描述下，十分精彩，百讀不厭。

△為慶祝國慶，本誌特再推出王成聖教授所撰「將軍外長吳鐵城」；吳鐵城，少年時期奔走革命，主持九江光復之役，對於辛亥革命的終底於成，確有莫大之貢獻，至於他翊贊中樞，促成東北易幟，完成統一之諸多事迹，靡不多彩多姿，膾炙人口。茲由王成聖教授遍搜史料，作一綜合性的報導，全文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給。

△國父哲嗣孫科先生逝世兩週年，名作家胡木蘭女士、蕭次尹先生為紀念孫科先生之逝，特撰懷舊憶往之作各一篇交由本誌刊登，蕭先生、胡女士寫孫科若干動人故事，情文並茂，生動翔實，引人入勝。

△本期因稿擠又因趕排提前出版關係，原預定刊出之佳作多篇，不得已再延至下期，敬請作家及讀者鑒諒。